

通鑑紀事本末

七十六

德韓全誨李茂貞以宋書御札使之舉兵師範不敢違仍請以其弟師魯爲質時朱全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恐其復劫天子西去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選諸將使守登萊淄棣等州即以師範權淄留後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兗州非其自專願釋其罪亦遣使語鄩 葛從周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毋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歔歔而退攻城爲之緩鄩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并敵

號令整肅兵不爲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旣絕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鄩遣人從容語彥溫曰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彥溫斬之城下由是衆心益固及王師範力屈從周以禍福諭之鄩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丁丑始出降從周爲具齋裝送鄩詣大梁鄩曰降將未受梁王寬釋之命安敢乘馬衣裘乎乃素服乘驢至大梁全忠賜之冠帶辭請囚服入見不許

全忠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全忠曰取兗州量何
大邪以爲元從都押牙是時四鎮將吏皆功臣舊
人鄰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具軍禮拜於庭鄰
坐受自如全忠益竒之未幾表爲保大留後葛從
周久病全忠以康懷英爲泰寧節度使代之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
青州事代王師範 二月李振至青州王師範
舉族西遷至濮陽去服乘驢而進至大梁全忠客
之表李振爲青州留後 三月庚午以王師範
爲河陽節度使

朱溫篡唐

崔裔誅宦官附

三九一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五十二

梁貞甫

唐昭宗光化二年春二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
章事充清海節度使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
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
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爲援
以相傾奪搏恐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

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
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
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搏於上曰王搏姦邪
已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已愈
恨之及出鎮廣州遺宋全忠書具道搏語令全忠

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搏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巳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六月以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搏罷爲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南軍務脩監青州軍戊辰貶搏溪州刺史己巳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搏死於藍田驛道弼務脩死於霸橋驛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

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爲太上皇引岐華兵爲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十一月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日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崔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爲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

使署名徽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上在乞巧樓季述仲先伏將士千人於門外與宣武進奉官陳巖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突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床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是對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宮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即

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齎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搗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績以上為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太后甲午太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衆殺睦王

倚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爲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等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崔胤密致書全忠使與兵圖返正左僕射致仕張濬在長水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士無棣李愚客遊華州上書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

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朝義感人心至今誥詔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邊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

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大
上皇誥示全忠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或曰
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
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爲唐相文安
危所屬季述一官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
何以復令諸侯且幼立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
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即囚希範
奉本遣振如京師訶事旣還又遣親吏蔣玄暉如
京師與崔胤謀之又召程巖赴大梁 太子即位
累旬藩鎮牋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
軍多積弊及爲中尉鉤校軍中財穀得隱沒爲姦
者痛捶之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
使孫德昭爲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立常
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
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曰自上皇
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
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
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它
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國家大事安敢專
之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
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
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

天復元年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
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
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
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
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
方詰責已爲亂挺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
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
於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爲凶豎所立非其
罪也命還東宮黜爲德王復名裕丙戌以孫德昭
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丁亥崔
胤進位司徒胤固辭上寵待胤益厚己丑朱全忠
聞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械送京師并劉希度李奉
本等皆斬於都市由是益重李振庚寅以周承誨
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爲寧
遠節度使賜姓名李竝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
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
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 丙午敕近年宰臣延
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旣出又稱上旨未
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竝依大中舊制俟宰
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賜兩軍副使李師
虔徐彥孫自盡皆劉季述之黨也 鳳翔彰義節
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兼侍中准

岐王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扆上言禍亂
與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
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
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得已欲翦滅諸侯上召
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
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
歸之北司爲便上乃謂胤扆曰將士意不欲屬又臣
卿曹勿堅求於是以前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
張彥弘爲左右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又徵
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爲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
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爲況兩軍乎固辭不起以

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
官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
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
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爲不可胤曰兵自不肯
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爲召之邪胤無以應偓
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夏四月甲戌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

初楊復恭爲中尉借度支賣麴之利一年以言兩兩
軍自是不肯復歸至是崔胤草赦欲抑官官聽酷
者自造麴但月輸榷酤錢兩軍先所造麴趣令減
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山佳胤之罷兩軍賣麴

也并近鎮亦禁之李茂貞借其利表乞入朝論奏
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
始懼陰厚朱全忠益甚與茂貞為仇敵矣 上之
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
故擢為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渙綯之子也
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
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
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大甚此輩亦不
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六月丁卯
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
曰東內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且今已
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
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
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
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
已為不少此其所以怙怙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
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
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
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
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
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
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

調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西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矣上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閏六月崔胤請上盡誅宦官

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訶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誼譟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

翔胤知謀泄事急遣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反正皆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爲它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遽歸大梁發兵

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房

不樂吾反正正旦易服乘小馬出啓夏門有諸對曰反正之謀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之宸不知也一曰忽聞宮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爲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至於不樂反正恐出於讒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

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它日上
問韓偓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懼與功臣
及繼筠交結將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上曰
是不虛矣比日繼誨彥弼輩語漸倔彊令人難耐
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
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上曰為之柰
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
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
不自安事終未了耳上曰善旣而官官恃黨援已
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黜守諸陵皆
不行上無如之何 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

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
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為我語崔
胤速飛書兩鎮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又謂
偓曰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累日前與繼筠同入
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令人驚駭對曰臣必
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但應以
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恣出入禁中此輩
素無知識數求入對或妄論朝政或僭易薦人稍
有不從則生怨望況惟知嗜利為敕使以厚利產
之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今
敕使衛兵相與為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

兵闕於闕下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冬十一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丁酉令李繼誨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鳳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人及文書出入搜閱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悽愴末云我為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惆悵惆悵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朝來彥弼輩無禮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學士不復得對矣癸卯全誨等令上入閣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敕書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庫寶貨帳帷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十一月己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者滿街極目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朱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鄴迎降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逼絕不令見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繼昭帥所部六千餘人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街之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依之上遣僕奉官張紹孫召

宦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
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
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
杖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纔及壽春
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
殿翹一足一足蹋闌干庭無羣臣旁無侍者頃之
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
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鄂縣朱全
忠遣司馬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
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
度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萬兩
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癸丑李茂貞迎車駕於
田家磴上下馬慰接之甲寅車駕至盤屋乙卯留
一日朱全忠至零口西聞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
引兵還赤水左撲射致仕張濟說全忠曰韓建茂
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為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天
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
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為全
忠以巨川當為建書策斬之軍門謂建曰公許人
可即往衣錦丁巳以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以
兵接送之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
節度使趙珣為匡國節度使車駕之在華州也商

賈輜湊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討事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脇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慙然不敢不勉戊午全忠發赤水辛酉以兵部侍郎盧光啓權向當中書事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復班辭於臨臯驛全忠賞李繼昭之功初令權知匡國留後復留為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全忠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事稱奉密詔及得崔胤書令臣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荅以朕避災至此非宜官所劫密詔皆崔胤詐為之卿宜斂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癸亥全忠將康懷貞擊破之丁卯以盧光啓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辛未移兵北趣邠州甲戌制守司空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責授工部尚書戶部侍郎司平章事裴

樞罷守本官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揚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本鎮邠州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汴兵戰於平陽北破之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己丑全忠遣朱友寧攻蓋屋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蓋屋降屠之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于華州 朱全忠之入關也戎昭節度使

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韓全誨遣中

四百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六十五

三

使二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屯金州以脅全忠行襲盡殺中使收其詔敕送全忠又遣中使徵兵於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師於建建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而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信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為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山南諸州

二年春正月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河東將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 丁卯以給事中韋昭範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丙子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茂貞為兄弟

全忠不從 三月庚戌上與李茂貞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曰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之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灋若有不可必準故事怒目視之微言曰此賊兼須杖之二丁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盃勸上上不即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 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宗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至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酒 五月鳳翔人聞宗全忠

且來皆懼癸丑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己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至東渭橋遇霖雨留旬日 庚午工部侍郎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官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為相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上亦自不許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既不用洎茂貞及官官恐上自用八協力薦檢遂用之 丁丑宗全忠軍于虢縣甲申李茂貞大出兵自將之與宗全忠戰于虢縣

之北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丙戌全忠遣其將
訪出散關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軍鳳翔城下
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
與岐王角勝也遂爲五寨環之 秋七月章貽

範之爲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旣而母喪罷去日
爲債家所課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
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田成命韓
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
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
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偓以
疏投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罷草

四百九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六十七

公孫期

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官
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
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卿
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士不草麻朕亦不之違況
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
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扼腕者久之
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
數爲貽範所誤會當於邠州安置貽範乃止劉延
美赴井死 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救
李茂貞朱全忠遣其將康懷英孔勅擊之茂勳遁
去茂勳茂貞之從弟也 庚戌李茂貞出兵夜擊

奉天虜汴將倪章邵棠以歸乙未茂貞大出兵與
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 己亥再
起復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制
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 九月乙巳朱全
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
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
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柰何捨之去全忠患
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募有能
入城爲謀者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
錄其妻子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宋友
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逐之景請因此
時給駿馬雜衆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
飽士丁未日偃旗幟潛伏無得妄出營中寂如無
人景與衆騎偕出忽躍馬西去詐爲逃亡入城告
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
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
忠營全忠鼓於中軍自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
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
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
不復以詔書勒全忠還鎮矣全忠表季昌爲宋州
團練使 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
士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大鋪鈴架以絕

外 冬十月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彥詢

步兵犇于汴軍己卯李彥韜繼之庚辰朱

道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甲申又遣使獻熊

是獻食物繒帛相繼上皆先以示李茂貞使啓視

之茂貞亦不敢啓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

民出城樵采者皆不抄掠丁亥全忠表請脩宮闕

及迎車駕己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內使王延縉

齋詔賜全忠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賊

還全忠以絳袍衣降者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

繼去及因樵采去不返者甚衆是後茂貞或遣兵

出擊汴軍多不為用散還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

約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衛 十一月

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衆萬餘人救鳳

翔屯於城北阪上與城中舉烽相應 甲辰上使

相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恐為它

人所見上遽去 朱全忠遣其將孔勅李暉將兵

乘虛襲鄜坊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之夕

進五鼓抵鄜州城下鄜人不為備汴軍入城城亡

兵尚八千人格鬪至午鄜人始敗擒留後李繼瑋

勅撫存李茂勳及將士之家按堵無擾命李暉

軍府事茂勳聞之引兵遁去汴軍每夜鳴鼓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六十九

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殺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已爲人所舄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大肉直五百茂貞儲侍亦竭以犬蔬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栳以飼御馬 丙子戶部侍郎同平章韋韋貽範薨 癸亥朱全忠遣人薙城外草以四中甲子李茂貞增兵守宮門諸宦官自度不能相尤怨蘇檢數爲韓偓經營入相言於茂貞曰相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與韋公自再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乃欲以此相污邪 十二月李茂勳遣使請

於朱全忠更名周彝於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亡盜公旣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 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李彥弼李繼安李繼遠李繼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皆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

遂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誼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餓死正為軍容輩數人耳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盃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揚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復姓符名道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誨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啓期往議和解 戊申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

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為左軍中尉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為右軍中尉王知古為上院樞密侯楊虔即為下院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韋處廷等十六人已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邠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辛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

書御札言甚切至悉復故官爵胤竟稱疾不至
茂貞懼自致書於胤辭甚卑遜全忠亦以書召胤
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是非胤始來
甲寅鳳翔始啓城門丙辰全忠巡諸寨至城北有
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已遣兵擊之擒其
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馮翊夫人詣全忠營詰
其故全忠遣親吏蔣玄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
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爲景王祕妃
以自固平原何后之女也后意難之上曰且令我
得出何憂爾女后乃從之壬戌平原公主嫁李侃
納景王妃蘇氏時鳳翔所誅官官已七十二人朱
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
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
省使宣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以公服入謝全忠
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
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
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單騎前導十許里上辭之全
忠乃令耒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檄諸
寨友倫存之子也是夕車駕宿岐山丁卯至興平
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領三司如故己巳入長安庚午全忠崔胤
同對禁兵國初承平之時官官不典兵豫政天寶

以來官官浸成。貞元之末，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今，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灑。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諳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上愍可範等或無罪爲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迂之患，使令則有稱慝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踈。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

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
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官官最名驕橫
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
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
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
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弊
深抑官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贖舊章是崇是長
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
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官官自此熾矣及中原
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豫軍
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

以憂悸終代宗踐祚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
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
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
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
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冤抑
無訴遂棄勳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紀綱官
官稍絀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
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
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
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竇曆狎暱羣
劉克明與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

僖昭六世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一
良田令收揚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
定策國老曰天子為門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
可救藥矣太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
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
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剪累世膠固之意遂至
血禁塗積戶自尸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閭閻
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以
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懿信
驕侈苟聲名已遠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
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官闕兩幸梁益皆令致
為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
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
跋扈之勢須臾恭亡命於山南啓宋之通不臣
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沙城流寓
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
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羅笑身御膳不足於
侯斃踣於此寒然後金誨就誅棄輿東
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自墟矣
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
曰復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
哉此其為患章章尤者者也自餘傷賢

致禍賣官擊微沮敗師徒毒害蒸民下
寺人之官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

禁通內外之言安無也如若之疾

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昇

馬存亮之弭亂揚復光之討賊嚴邊美之

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

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

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

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莫

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

弱漢程昌毀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

通鑑綱目本末卷三十一 七十六

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不之

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

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三年春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所除官不列

時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

翰清海監軍程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禋及致仕

遵美為李克用劉仁恭揚行密王建所匿得

它囚以應詔 甲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陸

汝沂王傅分司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

無之扈曰必自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

詔書示人云廣崔胤怒奏貶之官人宋柔等

人皆韓全誨所獻及僧道士與官宦親厚者二十
餘人並送京兆杖殺上謂韓偓曰崔胤雖盡忠
然比卿頗用機數對曰凡爲天下者萬國皆屬之
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
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
事蘇檢吏部侍郎盧光啓並賜自盡丁丑以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王溥爲太子賓客分司皆崔胤所
惡也戊寅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
臣賜其僚佐敬翔等號迎鑾協贊功臣諸將朱友
寧等號迎鑾果毅功臣都頭以下號四鎮靜難功
臣上議僖宗全忠欲以皇子爲諸道兵馬元帥以
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爲之上曰濮王長胤
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請之己卯以祚爲諸道
兵馬元帥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
王以胤爲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
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遂三
十餘人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以故
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全忠表符道
昭同平章事充天雄節度使遣兵接送之秦州不
得至而還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
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爲
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王贊自代上欲從之崔胤

惡其分已權使朱全忠入乎之

見上曰趙

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為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篡弒之辱 己丑上令朱全忠與李茂貞書取平原公主茂貞不敢違遽歸之 壬辰以朱友裕為鎮國節度使乙未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戍戍全忠辭歸鎮留宴壽春殿又餞之於延喜樓上

臨軒泣別令於樓前上馬上又賜全忠詩全忠亦

和進又賜楊柳枝辭五首自官班辭於長樂驛崔

胤獨送至霸橋自置餞席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

復召對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

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克用曰胤為人

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

則怨多勢侷則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 夏

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

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

募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卷

侍衛欲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

召募於市 冬十月辛巳宿衛都指揮使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爲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旣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

天祐元年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衛事充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刑部尚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衛副使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巳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湊州司戶丙午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竝縱遣之以兵部尚書崔遠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爲右諫議大夫竝同平章事璨公綽之從孫也戊申朱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使弟殺胤及鄭元規陳班

上遷都洛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佐讓
節度使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諱
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本妻美全忠
私焉旣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
父何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
爲李繼徽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
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
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
官東行戊午驅徙士民號哭蒲路罵曰賊臣崔胤
召朱温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繼屬

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
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
浮渭泂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南
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
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甲子車駕至
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
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下山
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
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車駕
至陝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丙子全忠自河
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

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
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癸丑全忠置酒私第
邀上臨幸乙卯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
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
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
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為圖己不飲陽醉
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為佑國軍以韓建為佑國節
度使以鄭州刺史劉知俊為匡國節度使丁巳上
復遣間使以綃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
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所幽閉
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 夏四月辛巳

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
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
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帳寇彥卿曰
汝遠至陝即日促百官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
壬寅全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
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
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
王墀內都知韋周臣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
收殺之癸卯上憩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
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上
而東全忠猶忌之亟設食於幄盡縊殺之豫

百餘人六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穀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乙巳御光政門赦天下改元更命陝州曰興唐府詔討李茂貞楊崇本戊寅敕內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以蔣玄暉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以王殷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廷範為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為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又徵武寧留後朱友恭為左龍武統軍保大節度使氏叔琮為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癸丑以張全義為天平節度

使乙卯以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四鎮節度使五月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攜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東還乙亥至大梁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踈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

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
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揚崇本李
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
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
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
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
琮等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
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
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
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
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

而弒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
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
裴貞一弒逆宜立輝王祚爲皇太子更名祝監軍
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
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時年十三 冬十

月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
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
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己志請討賊先
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甲午全忠奏朱友恭
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戶復
名李彥威叔琮貶白州司戶皆賜自盡

臨刑大呼曰實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丙申天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忠為宣武護國宣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為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乙巳全忠辭赴鎮庚戌至大梁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栩虔王契沂王禛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禎瓊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三月戊寅以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甲申以門下侍郎

四百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八十四

何豫

同平章事裴樞為左僕射崔遠為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王傳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貞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 夏五月乙丑彗星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且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

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
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
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
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
為然癸酉貶獨孤損為祿州刺史裴樞為登州刺
史崔遠為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扆為濮
州司戶工部尚書王溥為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
太保致仕趙崇為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為濶
州司戶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
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為浮薄貶逐
無虛日縉紳為之一空辛巳再貶裴樞為瀧州司

戶獨孤損為瓊州司戶崔遠為白州司戶

六

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
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
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
李振屢舉進士見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
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
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
時人謂之鴟梟見朝士皆頽指氣使旁若無人全
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
此木宜為車轂眾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

此木宜為車轂眾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

類

二年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

何待左右數十人捋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

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爲諸道兵馬元帥別開懷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劄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鎮闢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懾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豐而動不聽 辛卯朱全忠發襄州壬辰至棗陽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道險狹塗潦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爲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

四百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八十六

何豫

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

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 戊

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

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

爲柵乃退屯正陽 十一月丙辰朱全忠度淮

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

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至大梁先是全忠急於

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

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

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

部尚書裴迪爲送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

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
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
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
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
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
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
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
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
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旣習
儀裴迪自大梁還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
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庚午敕改用來年正月

上辛 柳璨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
竊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
大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辛巳
以全忠爲相國摠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
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泰寧
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
爲魏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譴不
受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蔣玄暉齎手詔詣全忠
諭指癸巳玄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
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
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

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將玄暉張廷範朝夕聚深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阿秋阿虔達意玄暉語以它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暉及豐德庫使應瑱御厨使朱建武繫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趙殷衡權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丁酉詔許之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爲宮闕矣是日斬將玄暉杖殺應瑱朱建武庚子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爲之趙

殷衡爲副使辛丑敕罷官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追削將玄暉爲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於都門外聚衆焚之玄暉旣死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道往來己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敕追廢太后爲庶人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庚戌以皇太后喪廢朝三日辛亥敕以宮禁內亂罷來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癸丑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太常卿張廷範貶萊州司戶甲寅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祖開平元年 初梁王以河北諸鎮皆服
燕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
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
心欲速受禪以鎮之丁亥王入館于魏有疾卧府
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
方稱兵爲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爲名王不如早
滅唐以絕人望王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壬寅
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
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
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
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

四百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八十九

北齊

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以二月禪位
于梁又遣宰相以書諭王王辭 二月唐大臣
共奏請昭宣帝遜位壬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帥
府勸進王遣使却之於是朝臣藩鎮乃至湖南嶺
南上牋勸進者相繼 三月庚寅唐昭宣帝詔
薛貽矩再詣大梁諭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蘇
循齋百官牋詣大梁 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
位于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冊使禮部尚書蘇
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
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
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灑灑駕詣大梁楊涉

館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

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

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

寧者數日夏四月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

稱臣下書稱教令自稱曰寡人辛亥令諸牋表簿

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丙辰張文蔚等至大梁

壬戌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聞王將即帝位謂

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

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

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衮冕即皇帝位張

文蔚蘇循奉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

四百六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九十一

九十一

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帝遂

與文蔚等宴於立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

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

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

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

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

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

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

滅族奚以博為帝不懌而罷乙丑命有司告天地

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宴訓州鎮戊辰大赦改元國

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皆如前代故事唐

中外舊位官爵竝如故以汴州為開封府命曰
都以故事都為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為大安
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軍遷濟
陰王于曹州旃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二年春二月癸亥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
哀皇帝

鄧王篡弒

後梁太祖乾化二年帝長子擲王友裕早卒次假
子博王友文帝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
次鄧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為左右控鶴都指
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為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九十一

陳公建

元貞張皇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
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
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為太子帝意
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常有過帝撻之友珪益
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謀
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
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
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
不改圖時不可失六月丁丑朔帝命劬翽出友珪
為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時左遷
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

虎軍見統軍韓勅

臣宿

以小過被誅懼不自

相與合謀勅以牙兵

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門而

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為誰友珪

曰非它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肆

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

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擅裹之

瘞於寢殿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

命均三友貞殺友文己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

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

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

通鑑紀事本末

唐紀

之務韓勅為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

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

遺制友珪即皇帝位 秋八月郢王友珪既篡

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

河中護國節度使冀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

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其惡言備位藩鎮

心竊恥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

且徵之友人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為誰先帝晏駕不

以理吾日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為成成以待衛諸

軍使韓勅為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

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丁未以感

康懷貞爲河西都招討使更以韓勅副之友珪以
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劾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
於已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庚午以翔爲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壬申以戶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
翔多稱疾不預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
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
李存審李嗣肱李嗣恩將兵救之敗梁軍于胡壁
嗣恩本駱氏子也 朱友謙復告急于晉冬十月
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
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退保陝州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癸亥郢王友珪朝享太廟

甲子祀圓丘大赦改元鳳歷 郢王友珪旣得志
遽爲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啗以金繒終莫之附
駙馬都尉趙巖犖之子太祖之壻也左龍虎統軍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
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
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
均王乃遣腹心馬愐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
篡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
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
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
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

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候譙人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爲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阬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爲丙戌均王奏龍驤軍疑懼未肯前發戊子龍驤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殺汝輩

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曉侍講學士李珽皆爲亂兵所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傷至脯乃定象先巖齋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帝位於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

三月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

李氏據鳳翔

岐蜀相攻附

唐僖宗光啓三年春正月以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秋八月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文德元年夏五月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

中

昭宗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等五節度請

出軍討楊守亮

並見藩鎮之亂

光化二年秋九月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為鳳翔

彰義節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九十五

傳必定

天復元年春正月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

加茂貞守尚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

冬十一

月韓全誨等劫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西迎車駕李

茂貞出兵拒之

事見朱溫篡唐

二年秋九月癸亥以茂貞為鳳翔靜難武定昭武

四鎮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李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

解迎車駕還京

事見朱溫篡唐

夏五月李茂貞畏朱

全忠自以官為尚書令在全忠上累表乞解去詔

夏以茂貞為中書令

天祐元年夏六月朱全忠之遷車駕於洛陽也李
茂貞王建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以
鎮國節度使朱友裕爲行營都統將步騎數萬擊
之命保大節度使劉鄩棄鄜州引兵屯同州癸丑
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秋七月甲子過東
都入見壬申至河中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
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者
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
若併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
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爲婚姻無事則
務農訓兵保固疆場有事則覘其機事觀釁而動
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疆悍之名遠
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爲吾
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丙子茂貞遣判官
趙鏗如西川爲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崇求昏建以
女妻之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

昭宣帝天祐三年秋八月乙酉李茂貞遣其子侃
爲質於西川王建以侃知彭州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唐昭宣帝禪位於梁
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
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
道云欲與晉王岐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蜀

帝一方俟未溫既平乃詔唐宗室立之退歸藩
晉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岐王治軍甚
寬待士卒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
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由是衆心悅服然御
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
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將吏
上書稱牋表鞭扇號令多擬帝者

二年夏五月蜀主遣將將兵會岐兵五萬攻雍州
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六月壬寅以劉知俊爲西
路行營都招討使以拒之 丙辰劉知俊及佑國

三百九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九十七

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于幕谷晉蜀兵皆引歸

秋九月戊子岐王所署延州節度使胡敬璋

寇上平關劉知俊擊破之 冬十一月保塞節

度使胡敬璋卒靜世黜節度使李繼徽以其將劉萬

子代鎮延州

二年春二月保塞節度使劉萬子襄差失衆心且

謀貳於梁李繼徽使延州牙將李仁實圖之延實

因萬子葬胡敬璋攻而殺之遂據延州馬軍都指

揮使河西高萬興與弟萬金聞變以其衆數千人

詎劉知俊降岐王置州於鹿城其守將亦降

夏四月丙申朔劉知俊移軍攻延州李仁實嬰

自守知俊遣白水鎮使劉儒分兵圍坊州

劉知俊克延州李延實降岐王所署保大節度使李彥博坊州刺史李彥昱皆棄城奔鳳翔邠州都將嚴弘倚舉城降己未以高萬興爲保塞節度使以絳州刺史牛存節爲保大節度使五月丁卯帝命劉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難之辭以闕食乃召還帝將伐河東急徵知俊入朝欲以爲河東西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賜之知俊弟右保勝指揮使知浣從帝在洛陽密使人語知俊云入必死又白帝請帥弟姪往迎知俊帝許之六月乙未朔知俊奏稱爲軍民所留遂以

同州附於岐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送於岐遣兵入華州逐刺史蔡敬思以兵守潼關帝遣近臣諭劉知俊知俊不報詔削知俊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之鄩至潼關遂克之帝遣劉知俊姪嗣業持詔詣同州招諭知俊知俊欲輕騎詣行在謝罪弟知偃止之楊師厚等至華州知俊將聶賞開門降知俊聞潼關不守官軍繼至蒼皇失圖乙卯夜舉族奔岐楊師厚至長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奇兵竝南山急趨自西門克之軍事以劉鄩權右國留後岐土厚禮劉

知俊以爲中書令地狹無藩鎮處之但厚給俸祿而已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且以爲牧馬之地使知俊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遣使告急詔鎮國節度使康懷貞感化節度使寇彥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克寧衍二州拔慶州南城刺史李彥廣出降遊兵侵掠及涇州之境劉知俊聞之十二月己丑解靈州圍引兵還帝急召懷貞等還遣兵迎接於三原青谷懷貞等還至三水知俊遣兵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壽張王彥璋力戰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裨將李德遇許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

昇平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等軍皆沒岐王以知俊爲彰義節度使鎮涇州

四年岐王屢求貨於蜀蜀主皆與之又求巴

劍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棄民也寧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之乾化元年春正月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秦州節度使繼崇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綃書遺蜀主言繼崇驕矜矜言求歸成都蜀主召公

歸寧辛亥公主至成都蜀主留之以宋光嗣爲閣門南院使岐王怒始與蜀絕光嗣福州人也

三月岐王聚兵臨蜀東鄙蜀主謂羣臣曰自茂

實為朱溫所困吾常振其乏絕今乃負恩為寇誰為吾擊之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蜀主以宗侃為北路行營都統司天少監趙溫珪諫曰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蜀

不聽以兼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師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為三招討使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為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二萬伐岐壬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

興元道襲擊却之蜀主如利州蜀諸將擊

岐兵屢破之秋七月蜀主西還留御營使昌王宗鑑屯利州岐王使彰義節度使劉知俊秦州節

度使李繼崇將兵擊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於青泥嶺蜀兵大敗馬步使王宗浩奔興州溺死於江道襲奔興元先是步軍都指揮使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眾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為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蜀主以昌王宗鑑為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楷為四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庸護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岫日又戰於鳧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冬十月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監國決雲軍虜

候王琮敗岐兵執其將李彥太俘斬三千五百級
乙卯捉生將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斬二千級王宗
侃遣裨將林思諤自中巴間行至涪溪見蜀主告
急蜀主命開道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
劉知俊戰于斜谷破之 十一月蜀王宗弼敗
岐兵于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擒其將郭
存等丙申王宗鑑王宗播敗岐兵于黃牛川擒其
將蘇厚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興元援軍既集安
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交攻岐
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己亥岐
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
庚子蜀主西還

二年冬十二月戊寅蜀行營都指揮使王宗汾攻
岐文州破之守將李繼夔走

均王貞明元年夏五月岐王遣彰義節度使劉知
俊圍邠州霍彥威固守拒之 秋八月乙未蜀

主以兼中書令王宗綰為北路行營都制置使兼
中書令王宗播為招討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
瑤為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事王宗翰為副使攻
鳳州 冬十一月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
嶺克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于涪陽川蜀兵敗
退保鹿臺山辛未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

擒其將李彥巢等乘勝趣秦州興州刺史王宗鐸克階州降其刺史李彥安甲戌王宗綰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彥德蜀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子彥秀奉牌印迎降宗綰入秦州表排陳使王宗儁為留後劉知俊攻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聞秦州降蜀知俊妻子皆遷成都知俊解圍還鳳翔終懼及禍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犇于蜀軍王宗綰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未克之蜀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以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為節度使知岐王衰弱十二月舉耀鼎二州降

二年秋八月丙午蜀主以王宗綰為東北面都招討集王宗翰嘉王宗壽為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出鳳州以王宗播為西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天雄節度使王宗儁匡國軍使唐文裔為第一第二第三招討將兵十二萬出秦州以伐岐冬十月甲申蜀王宗綰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丑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丙寅保勝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岌畏岐王猜忌帥其衆二萬棄隴州犇于蜀軍蜀兵進攻隴州以繼岌為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劉知俊會王宗紹等圍鳳翔岐兵不出會大雪蜀主召軍還度

李繼岌姓名曰桑弘志

三年秋七月蜀主以桑弘志為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宏為東北面第二招討以兼中書令王宗侃為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為西北面都招討

四年夏四月岐王復遣使求好于蜀

五年春三月丙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度渭水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

六年冬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儔為

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寧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為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入良原丁酉王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癸卯蜀將陳彥威出散關敗岐兵于箭筈嶺蜀兵食盡引還宗昱屯秦州宗儔屯一郿宗晏宗信屯威武城

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一月壬寅岐王遣使致賀帝減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

正月岐王聞帝入洛內不自安遣其子

使兼侍中繼岌入貢始

度使太原

...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八

...

...

...

...

